

# 考古工作中的苦与乐

本报记者 李颖文 唐强图

长期以来,考古对于外界就像一个藏于深闺的少女戴着神秘的面纱,为亲身体会考古工作者的辛苦和快乐,揭开考古发掘的神秘面纱。6日,奋斗在文化战线的记者走进考古田野作业现场,用“体验”的方式来庆祝即将到来的记者节。

6:30,记者乘车赶往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寨杨村西北的荥阳娘娘寨遗址。沃野上,些许银色冰晶熠熠闪光,一层薄雾环绕在地平线上,即将走进考古“禁区”,一路上,记者既兴奋又紧张。

娘娘寨遗址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南水北调文物点调查复核时发现的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古城址。7:30,记者见到了市考古研究院的项目负责人张志强,在他的带领下进入“考古重地”。旷野中,十来个考古探方一览无余,不到8:00,每个探方内都已经有人在紧张工作着。

在张智强的指导下,记者开始用手铲刮探方内的平面,并学着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来区分不同的地层和遗迹,刮着刮着一个绳纹陶片出现了,记者兴奋地拿给张志强看:“我刮到陶片了,还有纹饰。”像捡了一个大元宝似的,接下来便开始专检有陶片的地方挖,很快,张志强制止了记者的做法,他指点说,这样挖不行,如果没有明确的地层作为

时代的参照,挖出来的陶片价值会大大降低,这些碎片是破译时代奥秘的钥匙。

随后,张志强又给记者上了一课:人们对考古有误区,一说考古就是来挖宝的,其实,能说这些碎陶片值多少钱吗?我们发掘不是为了挖宝,更看重的是科研价值,据此研究人类文明的进程。

随后,记者跟随张志强来到距离娘娘寨遗址4公里的蒋寨遗址,该遗址是一处西周早期人类聚落遗址。现场,市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李曼正小心翼翼地用手中的毛刷清理着头盖骨。

古人的骨架有什么价值?干吗不直接清理走呢?李曼对记者说:“扫去骨架上的浮土,是为了更准确地进行实地测量,还要给这些骨架拍照、绘图,然后请专家来为他们作更精确的鉴定。”记者也学着李曼的动作,拿毛刷刷起距今大约3000年的头盖骨。

大半天的时间里,考古的个中艰辛、发现的乐趣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更感动的是,考古工作者顶着风吹日晒,日复一日地挥铲掘土,他们一丝不苟地拼凑着支离破碎的瓶瓶罐罐,测量、分析着一大堆枯燥的数据……记者深深体会到,支撑他们的是一份对考古工作的执着,更是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决心。



## 心理治疗中心 体验音乐治疗

本报记者 郑磊

身体不舒服咋办?打针、吃药……不少人脱口而出。可是,你听说过音乐治疗吗?昨日,记者前往黄河路一家心理治疗中心一探究竟,体验音乐治疗的乐趣。

7日上午,记者如约来到黄河路一家心理治疗中心。

20来平方米的空间,5把沙发,角落的书橱里散放着几本时尚健康杂志,台灯散发出柔和的光,熏香台飘来淡淡香味。如果不是旁边的测量血压、心率的仪器,还真看不出这儿是治疗室。

斜靠在柔软的沙发上,微微闭上眼睛,舒缓的音乐声响起。“把注意力集中在双脚,放松、放松……”音乐治疗师周琳轻轻引导着。双脚、小腿、腰部、颈部……周琳提示一步一步放松全身,她的声音与音乐混合在一起,环绕在身体周围。音乐很清新,有鸟鸣,感觉像是置身于大自然中。

治疗过程持续了约半个小时,记者的昏昏沉沉,几乎要睡着了,但感觉全身都很舒服,很放松。之后,护士走进来测量血压、心率。与治疗前相比,体验者的血压、心率都有明显的下降。“这是音乐放松治疗显而易见的效果——身体的深度放松状态。”周琳说,目前开展的音乐治疗称为“音乐精神减压放松”,治疗对象多是亚健康人群、癌症患者等。

这就是音乐治疗,在治疗师引导下进入游离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状态,然后自由发挥想象,让身体得到深度放松。在治疗师看来,音乐是一剂良方,在特殊的操控下,音乐就像药物,可以“治疗”心理、情绪疾病,从而帮助治疗者达到健康的目的。

“作为一个新行业,音乐治疗目前还很稚嫩,但肯定会越来越好。”周琳对未来充满着憧憬。

## 十米车厢里 感受公交情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杨超群

早就听说郑州公交三公司车长阳运生,12年如一日,在十米车厢里,热情服务,把一片真情和爱心洒向乘客的心田。

昨日清晨,记者在107国道公交小刘庄始发站,坐上这位“老公交”开的K81路公交车,亲身感受他的浓浓公交情。

“欢迎您乘坐K81路公交车。”发车时,只见阳运生打开车门,笑迎第一位乘客。然后,开着车平稳地驶出站点。6:40,车到京广路小赵寨站,有位老太太背着一个大包颤巍巍上了车。

“大娘,请您慢点。”“哪位乘客请给这位老大娘让个座?”阳运生边提醒老人注意安全,边让乘客给老人让座。一位小伙子见状,十分有礼貌地主动站起身让座。

7:10,车行驶到铁路局站时,一位外地打扮的老太太拿着行李在站牌下哭泣,细心的阳运生赶紧打开车门,招呼老人上车。可上车后,老人还是不停地抹眼泪。

“大娘,您有什么难事说出来,看我能帮您吗?”阳运生问。原来老人是从周口到郑州来看病的,不知道医院怎么走,一着急就哭了。

可K81路公交车不到老人要去的医院,老人从身上摸出了儿子的电话号码。当得知大娘的儿子在郑州工作时,阳运生便安慰大娘说:“大娘,您别急,等到了终点站后,我帮您联系您的儿子,好吗?”

“俺真是遇到大好人了,叫俺咋感谢呀!”老大娘感动得又抹起眼泪。

车到终点站后,阳运生给老人的儿子打电话,让他快到火车站接母亲。老人的儿子见到母亲后,对阳运生连声道谢。

送走了大娘和她的儿子,阳运生就利用发车前的时间,打扫车厢卫生,记者和他攀谈起来。他真诚地说:“公交是郑州的脸面,作为一名公交司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该为窗口形象增光添彩。”

## 今天我来喂狮虎

本报记者 裴其娟

凶猛的狮子、老虎令人谈之色变。昨日,记者来到市动物园,体验猛兽饲养员的惊心动魄生活。

市动物园内共有近20只大型狮虎。程凤枝是市动物园猛兽馆的副队长,18岁时来到正在筹备的动物园,当上了老虎饲养员。

如今,几十亩大的老虎散养园成了她的责任区,每天检查电网和一道道铁门,观察老虎的健康状态,隔着电网给老虎喂食,春秋换季时加强宿舍消毒,冬季大老虎每天喂肉量从4公斤增加到4.5公斤,都是她每年要唱的“四季歌”,9只大老虎,4只小老虎的健康状态和性格她都了然于胸,哪只母老虎何时发情、交配,预产期什么时候,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记者采访时正赶上她

给狮虎喂食,新鲜猪肉端到电网前时,小老虎、小狮子们“呼啦”一下围上来,小狮子细嚼慢咽,小老虎则“狼吞虎咽”,不到两分钟两斤肉就下肚了。

如果说在散养场喂小老虎令人开心,那么在狮子区喂食则令人心惊肉跳、两腿发软。张书铭是从中牟农校毕业后今年8月份才来动物园当饲养员的,记者随小张打开3道大铁门,才进入狮子的领地。小张和他的同事小查先要喂一只正在“坐月子”的母狮子和她的3个狮宝宝,记者一进去,母狮子便朝记者呲开了嘴,露出长长的利牙。当小张他们把八九斤肉和一个鸡架从小窗口投进“产房”后,母狮子开始嚼碎后喂小狮子,而相距两三米的散养场内一公三母4

只狮子闻到腥味冲到隔离笼前。看着这些四五百斤的庞然大物上蹿下跳,龇牙咧嘴,还“虎视眈眈”地不停冲撞铁丝网,令记者胆战心惊,可小张他们还得冲洗“产房”、消毒,在等待的五六分钟内,记者多次想离开这个危险之地,可小张他们不停地小声给记者打气:“没事儿,铁丝网结实着呢,还有高压线保护。”

随后,小张他们又带记者去喂另外两只笼子里的狮子和老虎,每天都要如此靠近这些凶残的猛兽,记者问小张害怕不?“刚来时有点怕,了解情况后就不怕了,现在还觉得喂它们挺有意思的,像刚才那个母狮子一家,有时候喂食看到‘一家四口’倚门而卧,美得像一幅画。”

## 昼夜巡逻 看家护院保平安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魏瑞明文/图



“走,巡逻去!”5日16:00,扎上腰带,拿好警棍,管城区二里岗街道办事处巡防中队队长李红俊,招呼队员张波、管新德一起开始巡逻。按照事先预约,记者一同前往。

“我们这一班巡逻是从每天4点至晚上12点交班,在这8个小时中,除了吃晚饭,其余时间都在街上,遇到百姓求助都要处理。”我们沿着货栈街向东,边走边向队员边向记者介绍。

“这路边花坛的冬青树上有个马蜂窝,不时有马蜂飞来飞去,对行人不安全,你们

管不管?”一位在路边等活的大车司机对巡防队员说。

“管。”巡防队员跟着司机来到花坛边一看,在冬青树上有一个拳头大的马蜂窝,上面爬着几十只马蜂。

经过商量,巡防队员分头行动。一会儿工夫,队员们买来了灭害灵,朝马蜂窝上喷洒,用编织袋猛地一下套住马蜂窝,消除了隐患。

17:40,巡防队员巡逻至未来路与货栈街交叉口时,见前方人行道上围了一群人。

原来是骑电动车的一个中年妇女逆行撞着卖红薯的农民夫妇的驴车,可不依不饶,非要卖红薯的农民夫妇赔钱。

刚进城的农民夫妇手里没有钱。这时,正处于交通高峰期,车越来越挤。管新德就从身上掏出30元,中年妇女抓过钱,骑车而去。

23:10,巡逻第5圈开始,从开始到现在已走了十几公里。一年四季,每名巡防队员要走4000多公里。

这时,记者感觉双腿酸沉,身上有些寒意。“快半夜了,你年纪大了,再出去要冷的。”张波拿了一件大衣披在记者身上。

“你们怎么不穿?”

“我们习惯了。”张波憨厚地笑着说。

23:30,巡逻至货栈街东段时,由于没有路灯,街上行人和车辆很少。可巡防队员拿着强光灯,警惕地注视着四周。有辆自行车停在路边,车子没锁,钥匙还在上面挂着。寻找车主未果后,李红俊就从身上掏出一支粉笔,在地上写道:您的自行车已被保管在紫云社区巡防室,请前来认领,并留下了联系电话。

刚到巡防室不到5分钟,就闯进一名喝得满脸通红的男子,进门就喊:“为啥推我的车子,多管闲事!”

巡防队员再三向他解释,推走车子是为了防止丢失,可这名男子还是嘟囔不止。

24:00,巡逻结束了,记者对3位巡防队员说:“你们辛苦一天了,赶快回去休息吧。”“我们已经习惯了。”3位巡防队员不约而同地说。

图为巡防队员正在处理马蜂窝。

## 当好尾气检测工

本报记者 成燕

眼下,我市汽车保有量已达近70万辆,尾气已成为空气质量的重要“杀手”。为进一步改善绿城空气质量,我市于8月1日起启动机动车黄绿标制度。在短期内集中检测发放几十万张黄绿标,这在我市环保工作中尚属首次。在第10个记者节到来前夕,记者来到位于中原路与西四环交叉口附近的黄绿标发放点,实地体验尾气检测工的甘苦。

6日15:30,记者来到该发放点尾气检测处。市机动车污染监察支队工作人员李勇刚师傅先向记者讲起工作流程:“来办理黄绿标

的车辆必须先过尾气检测关,尾气分析仪监测的数据合格后,方能在其行驶证复印件上加盖合格章,然后车主就可免费领取黄绿标。”说着,他还向记者演示起如何检测尾气。

一看过程并不复杂,记者就从李师傅手中接过长长的尾气检测探头,开始工作了。这个探头看起来像根铜铁丝,一头要插在汽车的排气管内,另一头则通过长的皮管连在室内的尾气分析仪上,当探头插进去三四秒后,采集的尾气会通过皮管传输到尾气分析仪,瞬间显示屏上就会显示出一氧化碳、碳

氢化合物等污染因子数值。

第一个受检测的是台蓝色标致307家轿。记者把探头插进排气管,过了三四秒,只听见数据分析室内的李师傅大声说:“合格!通过!”记者赶快把探头放下,跑到分析室里看屏幕上的数据。李师傅指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白色数据说:“我们主要检测的是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两个指标,这台车保养得不错,两项指标都达标。”当听说自己的车尾气合格时,车主马先生高兴地说:“我平常很注意保养车,现在机动车这么多,碰到尾气不合

## 在数字传输中 守护一方安全

本报记者 刘俊礼 实习生 宁甜

地震监测,看似距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自去年“5·12”汶川地震后,多数市民便“谈震色变”。我市的地质构造如何?地震局又如何进行地震监测与防护?近日,记者来到市地震局亲身感受他们紧张而忙碌的工作。

安永新,郑州市防震减灾中心主任。他介绍,郑州市及邻区位于豫皖断层块,太行山断块和冀鲁断块三个二级构造单元的接壤区域。郑州市及邻区北部的地震活动受北向东活动断裂控制,南部则受北向西断裂控制,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构造背景。目前也是全国地震重点防御区之一的豫晋鲁交界区一部分。

安永新从事地震监测工作已9年了。9年来,他和防震减灾中心的7名员工一起,没有休息日、节假日,日夜坚守在地震监测岗位上,保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我市有尖山测震台、二砂地震台、强震台、航海深井测震台、惠济地震台,行政区内有7个电磁波台站,4个断层气测点以及一个形变测点,25个动物宏观观测点。

谈及地震监测工作,安永新说就是不停地与数字打交道。每天,每个地震台的监测数据通过光纤直接传输到减灾中心数据中心,电磁波台主要对地震前兆进行检测,实行24小时监测制度,动物宏观观测点多就地设置在当地的养殖场内,专门设立工作人员值守。

“地震监测是我们的工作,保护人民群众安全责任大于天,再苦再累也值得。”安永新说,每位监测员都要保证24小时开机,只要任何一个观测点出现异常情况,数据便会第一时间传入减灾中心数据中心,工作人员便要马上分析、筛选、上报。

除了做好监测工作,地震局还重点做好地震防护工作。据介绍,目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临震预报能力都不强,除了监测,预防也是地震局工作重点。市内建筑物开工建设之前都要进行现场勘测地下地质情况,做好抗震设防工作,严格按照《郑州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在以后的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相信随着时间推移,社会进步,地震预报也会实现突破。

## 在报社实习的 两百个日子里

实习生 李媛媛

虽然只是一名实习生,但记者节的来临,还是让我兴奋起来。我到郑州日报社实习已7个月了,期间有酸有甜有苦有辣,央视名嘴白岩松曾用“痛并快乐着”概括他的职业生涯,我暂借用一下,用“苦并快乐着”概括我的实习生活。

刚进报社,我一头雾水,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跟去,回来要写稿子时才发现自己无从下手。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新郑采访一批大学生见习基地,心里既紧张又兴奋,跟着别人这看看那瞅瞅,回来后,花费7个小时,把我的“处女作”交给老师,老师反问我一句:“你写的是新闻吗?”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事后,老师开导我,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你的辛苦和汗水就一定能证明你能行。一席话让我重拾自信:成绩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不是最聪明的,但我完全可以做最努力的。

每天早上到报社,读报、浏览网上新闻,看各大论坛,搜集各类稿子和自己写的稿子对比……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无形中开拓了我的写作思路,新闻敏感性也越来越强。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自己选题写稿,那天早上买早点时,踩到一块黏在地上的口香糖,观察了一下,身边很多地方都有口香糖的痕迹。能不能做个调查呼吁市民注意文明行为呢?……

以前看一篇报道,感觉没什么特别的地方,现在看来,它们都凝结了新闻人的智慧和汗水。记得老师曾让我调查居民天然气用气情况,在公园和小区询问一些居民时,别人误以为我是搞传销的,态度很是恶劣,回到报社,我的眼泪直打转;暗访老年健身产品,保健品公司的人拐着弯和我说话,暗访一度受阻……而这些事情对记者们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从不知道新闻怎么写,到现在能独立完成采访、写作和编稿,我正一步步走过来。

格一定要抓紧整治,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嘛。”

因为每辆车检测时都要先弯下腰插探头,检测了几十辆车后,记者觉得腰有点痛。李师傅调侃道:“这几天办标志的人太多了,10月下旬那一段,不少车主扎堆来办黄绿标,最多一天我们检测了1400多辆车,连中午饭都顾不上吃……”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松花江面包车,经检测,这辆车碳氢化合物严重超标。李师傅赶快把车主叫过来,让他看看分析仪上显示的超标数据,告知车主要去修理厂整治后再来检测。

“有的车看着怪新,可尾气不一定达标;有的车看着老旧,可保养得好,照样达标。我们检测的车多了,有时就得看冒烟、闻气味,就大概能判断出来合格不合格。”李师傅笑着向记者讲起他多年实践总结出的经验。看来,这三六九行,可是行行出状元啊。